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方

端

追奪權奸濫諡以彰國法疏

余懋學

追奪寅王諡疏

于孔兼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疏

羅棟

采公評摘舉缺諡名臣疏

郭正域

嚴諡典以重公評疏

楊道賓

諡典愆期請乞會議以伸公論疏

曾六德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疏

金
方大鎮

從祀名臣諡典未定疏

黃克纘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疏

胡忻

諡議久定舉行宜速疏

史學遷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諡議疏

黃吉士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疏

彭惟成

清貞二賢疏

彭惟成

從祀易名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追奪權奸濫諡以彰國法疏

方

端

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於本年三月內得睹邸報大理寺一本追論黨惡
權奸等事奉 聖旨張居正恃寵自恣致羣小挾勢
作惡顛亂國政本當重處念先年贊理微勞姑從輕
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奪了臣伏讀再四仰見
我 皇上乾斷赫然真可軼堯舜儼臣祖宗而湯武

不足駕矣

臣

越在南曹方稱誦之不暇夫復何言第

據

臣

私見竊有一疑當居正之已故也不尚諡以文

忠已乎抑何獨三越月而尚不并奪之也

臣

度 聖

意豈不以削奪已嚴姑留此名以償其微勞已乎抑

將以諡在身後且爲虛名其有無不足爲重輕而可

不必於奪已乎

臣

愚以爲太師上柱國之名卽不追

奪而文忠之諡固不可不革也太師上柱國之名旣

已追奪而文忠之諡更不宜獨留也何者周公制諡

備美惡於片言示勸懲於千萬世至重典也故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一字之褒獎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誠慎之矣至我朝大臣得諡以文忠爲美文則由翰林入者例得稱居正實之不稱臣姑無責若忠則臣節所係史書之天下稱之後世傳而效之蓋不比師柱爲勳爵虛名徒以辨尊貴已也故諡法諡文者六忠則惟以危身奉上者當之易曰玉臣蹇蹇匪躬之節書曰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公爾忘私蓋必如是而後可以諡此若居正將無愧乎臣無庸如言官毛舉其罪惟據其舉措興革之大致無不

起於一念身家之私而禍延天下者爲我 皇上陳
之則不可以忠諫可知已尚書侍郎喉舌司也其額
設皆係 祖制二百年來誰得減之自居正當事欲
假節省以讐服百官遂將南北卿二裁革大半員外
主事裁及四十餘員甚至南京禮部無一主事此其
任意紛更壞 祖宗設官分職之法此何忠耶左右
輔弼股肱臣也舊制政事皆得與聞自居正當事欲
專擅行私一切票旨等項盡獨計於私家有事已行
而二三輔臣不知爲何事者此其專權自恣無復有

人臣慙恭和衷之禮此何忠耶原任大學士高拱是亦先帝顧命大臣也居正則攘顧命而獨專之已復誣以不執而必欲中奇禍於人此則用心陰險傾陷大臣視古人所以同心爲國者何如是得爲忠乎邊總等官皆係封疆重臣頻年以來 陛下竭府庫以輸之邊方邊臣則竭金帛女子以輸之居正至獻餼則半是邊氓而徼陞賞則首分於債帥自是而太師上柱國自是而進伯爵迫迫乎使朝廷無可加之恩此其賄賂公行招權罔止入臣所以奉公守法者何

如是得爲忠乎交結近侍官員律合問斬居正非不知也乃與已逐太監馮保定交生死居正視保爲之根保視居正爲之翼其所可恨者在先帝正以 陛下冲年托之保護在二臣卽欺 陛下於冲年乘以專恣近者逾保旣已籍沒辜雖不盡而根則已拔乃居正但革去師柱已乎此其交結近侍罪且當誅尚得稱爲忠乎在江北以巡按御史而使兼提學則力不能徧在淮南以僭運叅政而使兼理刑則勢不能攝在儀真則革去工部主事而征稅漫無所統至今

缺人廢事爲累不亦此其變亂成法罪合首問是尚
得稱爲忠乎風聞荊州儒生有謗言及身遂設爲限
進之法以防其入寬爲退限以廣其出尤恐提學官
不肯奉行而復嚴設爲考察以督其必從也則禁錮
儒生妨賢病國以致士類鼓噪天下士怨其不忠矣
田土徧荊州欲定其籍以隱匿也遂設爲清丈之法
以致奸猾官吏紊亂弓冊以無爲有以少爲多甚至
山場湖蕩寺觀房基無尺寸地無不起科以希多丈
之名而不知貽民害於無極此其騷擾百姓鑿削元

氣天下民怨其不忠矣軍糧原有定額自居正專務
節省之虛名盡從裁減一激而爲浙中之亂兵變於
先民變於後損威殘衆幾不救藥此其激變兵民刻
落神氣天下兵民恨其不忠矣 祖宗稅民有定限
無定罰凡以寬民也自居正當事嚴申未完之罰完
及八分者猶不免任俸而七分以下者徑自降謫以
致深刻者獲超遷撫字者多後患此其誨人貪酷屢
召天地之變天下牧民者怨其不忠矣驛遞之禁不
分僞濫而一槩禁革是謂因噎而廢食結怨旅人而

民亦受困矣關津之征不循舊額而遞年加增是謂竭澤而取魚結怨商人而官亦受病矣擯斥正直其甚者則劉臺以戍而竟死鄒元標等幾死而復戍每遇陞除輒右同而左異此果有容賢利國之心乎引用奸邪則進貪縱狡猾之輩布列顯要而借其力以肆擊於當路復縱僕厮家奴如游守禮徐爵等諸無賴小人以稔惡於京城鷹犬四布令人側目而吞舌此果以人事君之道乎當其不奔父喪建言諸臣既以謫戍矣仍復箝制言官以遂其專橫之心而畧無

忌憚此何勢也迨其病不能起不知天地俱罰其不忠猶且捏傳 聖旨致使多官祝福於嶽神此又何禮也極而至於就木之日猶求所以護已過而求庇厥後焉嗚呼亦長慮矣昔衛臣史魚以生不能進賢退不肖猶以尸諫而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漢諸葛亮臨終猶舉蔣琬以自代竊恐居正不甚類此也然則文忠之諡奚取乎且我朝二百年以來得此諡者纔四人尚書王英則以曾扈從稱曹鼎則以曾沒事稱大學士楊廷和則以定大策稱張敬孚則以建大議

稱各有所取在諸臣猶或有不能當者居正果有一
於此乎臣祇見其變亂祖制則非忠於祖宗動搖
國是則非忠於社稷負先帝托則非忠於先帝負聖
母眷則非忠於聖母罔上行私擅作威福擾亂天下
臣恐忠於陛下者不如是也今一玷天下在臣庶
則切齒以恨其不忠在科道等官則交口以劾其不
忠指寵行私不思盡忠報國在陛下嚴旨業亦痛
恨其不忠矣漢臣有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夫陛下
下既以爲私復以爲忠乎既以爲不忠復可諡以爲

忠乎文忠之諡恐不可以信天下也唐士有父名晉
肅子則棄進士而不舉者惡音同也居正父名文明
子諡文忠卽居正地下無不安而張氏子孫亦宜避
之文忠之諡恐不可以勸臣子也且此不去則諡之
不足勸天下後世必曰陛下之輕諡法也如此
陛下之諡奸以爲忠也又如此夫以忠諡忠人無不
勸不忠諡忠人胡以懲文忠之諡殆不可以示天下
後世也照得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險狡爲心忌刻成
性志敢爲而實私才能爲而實謬十年鼓專擅之威

其漸已不可長四海被操切之禍其亂幾不可爲懇
乞我 皇上大奮乾剛卽賜俞旨將文忠濫諡一併
追奪於居正所設一切苛刻之法有經今釐革未盡
者盡行釐革復舊令天下後世曉然知爲人臣子者
不忠之戒不惟諡法明而國法以彰其有裨益於今
日綦隆之盛治者蓋不渺小矣 臣位非言責罪在越
職然律有之諸人許其直言無隱 臣忠憤所激自不
能已敢援諸人之例出位奏言倘於國是有裨萬一
勿論治 臣以越職言事之罪卽鼎鑊甘心焉奉

聖旨張居正濫證着追奪了該衙門知道

追奪夤緣王諡以杜非分疏

余懋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惟爵以馭貴諡以易名斯榮辱之大柄而勸懲之
大機也故聖主嚴之如其道雖貴顯不爲私非其
道雖權勢不容扼要乎祖制順人心安而已矣若
故成國公朱希忠先年定襄之王恭靖之諡其得爲
順旨祖制人心也乎其果出於聖衷之獨斷而無
夤緣於其間者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使
祖制而可無法也詎不宜以既往之咎爲陛下瀆

也。祖制而不容不法也。

臣

安得不以不遠之復爲

陛下願也。

臣

查得萬曆元年十月朱希忠病故其弟

都督朱希孝上章援昭寧王張懋事例乞

恩追贈

王爵署印侍郎劉光濟郎中陳有年執奏以爲不可

故大學士張居正素交希忠心是吏部之奏而重違

希孝之私曲從其請稟擬王贈于時南北科臣劉不

息王願等爭之陳吾德復力爭之道臣楊家相蔣科

等亦共爭之俱從寢閣未幾陳有年以疾罷陳吾德

以罪謫皆居正憤其異已而斥之也夫公家襲爵子

孫非建立奇功生死只依本爵之聖祖欽定之載在職掌法也英國公張懋夤緣僥倖得贈王爵此武宗中年近例出自內降非法也法與非法居正豈不知之而故以非法則亦以萬金之入四姬之獻故爾臣時行取在京每見舉朝臣工語及此事無不私相駭嘆以爲希罕通神之賄居正震主之權而朱希忠者先無汗馬之勞歿有袞冕之耀壞法亂紀自今日始也有如聖天子一旦親提萬機或定羣辟若希忠者三禡之罰其能免乎臣有以知希忠之不能

終王也夫希忠之不宜王諸臣論之詳矣然諸臣止
言希忠無功之可紀而不知其有罪之當誅正言希
忠醇謹之可加而不知其黨庇之當戮臣敢爲 皇
上陳之在昔 世宗肅皇帝英明天縱威福由已其
時作奸之臣有三旋皆伏法無赦曰仇鸞也嚴嵩也
陸炳也仇鸞總握戎政逆節已萌希忠時掌右府知
其跋扈之奸而不能發此其黨鸞之罪一也嚴嵩久
竊大柄殘害忠良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大于 國憲
希忠與之相結至以女妻世蕃之子交通出入凡世

蕃之奸政希忠皆所與聞世蕃之沒貨希忠又所庇
匿此其黨嵩之罪三也陸炳久署錦衣衛恣行兇虐
希忠與之結納又從而羽翼之柄死其妻孥皆產又
皆希忠代爲管理朋庇有迹此其黨炳之罪三也在
律交結朋黨者刑竝無赦方三奸伏法之時其相黨
或竄或逐會未少貸希忠獨以巧于彌縫獲保無恙
偷生之爲幸乃尤得以朽骨冒非分之尊徽甚美之
諛此其干賞罰之章不旣舛乎抑亦何以服諸人之
心也臣復觀嘗時言希忠之勞者有曰扈蹕督營効

有勤勞夫所謂扈蹕者蓋指嘉靖十八年從承天而言也

臣

聞其時駕至河南方行宮失火震驚

聖躬

陸炳時亦行擁衛以免希忠爲扈從大臣守衛不嚴
咎將誰任至於總督團營及五軍營則戶部郎中汪
宗觀曾劾之兵部尚書王邦瑞亦曾劾吳懷無爲戎
政大壞而乃掩罪爲功肆行請乞吾誰欺欺天乎
此乃希忠捏詞以欺居正居正又捏票以欺 皇上
扶同奏啓蒙蔽 聖主聽甚矣居正之無君而希忠之
亂法也夫由前言之希忠之無功旣如彼由後言之

希慙之有罪又如此其隙肇于張慙而其防潰於希
忠希忠而不奪則無以杜非分之 請張慙而不奪

又無以服希忠之心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
下臣民仰 聖天子總攬威福之權蓋十年餘矣然

而未聞有以此事爲 陛下言者則以爲成事之不

說而空言之無補爾臣聞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死亦何知而春秋之誅死者於

既往所以懼生者于將來也臣懇爲 祖宗成憲慮

爲 國家名器惜乞 勅下特召內閣九卿大臣查

將先年諸臣今日所奏質諸祖制參以輿論如朱希忠生前美果功在社稷褒贈宜厚臣其伏妄言之罰如其罪浮於功不應令甲徒以黃緣權奸功冒非分則乞明詔中外追奪爵諡將張懋先年所贈一體追奪以示顯罰使後來者知公議有所不容則雖微徼竊于百載之前而尤不免于百載之後即使幸而獲免公議森然載之簡冊嚴于斧鉞妄請者有所懼而不敢肆作威福者有所制而不敢專公道大明人心共快天下後世翕然仰大聖人所作為出

於尋常萬萬矣昔嘉靖中有言曰龍元君之享黜吳
澄之祀此皆先代君臣廟祀百餘年矣一時言者陳
其不可 皇祖卽以大義毅然奪之故天下稱 皇
祖獨斷之明而加諸人告之功况與張懋宗希忠當
代臣子久于公議我 皇上一旦亦以大義削而奪
之豈不與 皇祖重有光哉臣草莽迂愚不識大計
切謂此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臣以昧死爲 陛下
言之伏惟 聖明採納焉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乞追成命特錄
遺賢以光卹典疏

于孔兼

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設諡典以待臣子也褒貶勸懲之道寓焉
以臣子數十年之生平而括於一二字之間其擬議
當嚴以一時欽定之姓名而垂之青史千百世之遠
其錫予當慎此譬之繪工寫像妍媸必肖其人太史
立傳善惡必考其素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我朝文臣
得諡不可枚舉矣自臣睹記彰彰在人耳目者如嘉

靖間副都御史孫燧之以忠烈諡副使許達之以忠
節諡隆慶間兵部員外楊繼盛之以忠愍諡遠年南
京右都御史海瑞之以忠介諡蓋洵洵名稱其情乎
乃若左都御史吳時來得以忠恪諡也則大可駭者
且係臣部職掌何可無言夫時來爲治亭中也當嘉
靖末年嚴嵩橫甚時來具疏斥之曾經杖戾丁論題
焉此其一節可取者然議者謂其借建言之名避疏
球之差人言尙籍籍也無何晚節頓見依阿參之公
評尤多疵類有謂其囑託縣官雖利止三四金而不

辭者有謂其每值大選則移書吏部爲人求討善地
一歲所得不啻千金者垂涎太宰而科場一事竭力
周旋王麟趾之疏誅其心矣擠排同輩而授意御史
曲媚權門史孟麟之疏指其事矣受許

謙之厚餽

而營江兵部則萬國欽之言也結詹仁爲同志而
虎翼夏澤則縉紳共知也夫大臣必潔已奉公始終
一節乃可爲忠乃可爲恪而稽之諡法盛衰純固之
謂忠廉方公正臨患不忘國之謂忠敬共官次之謂
恪溫恭朝夕之謂恪時來有一於是乎以忠恪諡時

來是嫫姆也而肖之以西施檮杌也而傳之爲元凱
蓋生前有所因緣故死後有此報答雖諡典業有成
命而人心之公非公惡自在也臣因考之先朝御史
楊爵其精忠激烈至死不靡視時來何如遠者刑部
侍郎陳瓚之清標勁節尚寶司少卿孟之苦志篤
行祝時來又何如而身歿未蒙一字之議者風懷
闕典之恨致使珠璧沉光於瓦礫蘭芷韜芬於艾蒿
蓋由遠者無與昭宣近者無所攀附故諡典雖未霑
恩而人心之公是公好自在也嗟哉古人以惡諡代

斧鉞欲創小人於將來奈人以美諡代玄黃反媚小人於既往遂令識者謂諡典爲盜名之招禍官爲諛人之府豈不憾哉 皇上誠有意於勵世風乎則雖卽不終若時來者不可不議奪也誅旣之行諫正未死之奸諛懼矣實行未褒若楊爵等不可不議補也褒行日之忠賢而今日之忠賢勸矣堂堂天朝而正人有未闡之幽光非旌直之令軌小人冒君子之美諡非菁和之定論如蒙勅下禮部廣詢公論并考諸臣履歷時來忠恪之諡應否追奪楊爵等三人之

諡應否追補卽爲議覆施行所關於士風國典非淺
尠也茲事也臣有慨於心欲言久矣昨見南京刑部
尚書孫栢諡爲簡肅人心快之感今追昔故爲僭
如此

禮部禮部夏疏

國家馭臣之典莫重於易名必其人行名節始終
無玷公論翕然其稱者方可緣實定名斟酌諡法而
予之蓋施華袞於一字昭激勸於千載所繫非細故
也今據員外郎於某奏稱已故都御史吳時來忠恪

之諡當爲追奪臣等謹按時來初爲給舍抗論權奸
致蒙嚴譴風節頗稱表著逮其晚膺徵命躋躋要津
乃舉動大乖操持頓改節據諸臣論劾有謂其何媚
求造陰害良善者有謂其請託公行廣期賂者叢
疵累垢素望已盡損矣乃穢聲未息方今前美諡濫
得於身後故衆議嘖嘖愈爲不平今指摘雖出於一
人而諮詢實協於公論相應追奪其諡以爲大臣晚
節不終者之戒至所稱御史楊爵等除侍郎陳瓚少
卿孟秋制行雖高爲時未久姑俟論定另行酌議外

惟楊爵精忠勁節百折不回義氣英風九原可作乃
昭昭在人耳目者相應補賜以諡用彰國家褒崇忠
直之意抑臣又有言焉夫諡典賜出皇上擬自內
閣原非臣等禮官所得預者顧與其輕而予之毋寧
重而議之蓋以人品必詳覈而後真義必博訪而
始定耳不然如時來乍賢乍佞之譏雖臣等在朝
廷一予一奪之命不幾於褻乎合無臣等後應得卹典
大臣奉命與諡者皇上仍令臣等行各撫按官或
采之鄉評或考其宦蹟回覆到部容臣等再訪朝議

果係真確無所阿徇者方覆請上裁乞將欽定諭名
書於旨意明告在廷以示光耀庶名實符而得者不
致於僥倖典制嚴而觀者益切於感竦此亦維風勵
世之助也奉

聖旨六時來既有疵議着將諭號追奪人酌准補諭
以後大臣奉命與諭的你部裏還備查素履博采公
評詳議可否請旨裁定毋得徇私濫給致亂名實有
累盛典

循職掌采公評摘舉缺諡名臣疏

羅

棟

禮科左給事
萬曆二十六年

九月

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國典重舉議定

臣鑒明

我國家磨勵臣工意至深矣生也高下

如有爵

以馭幸死也軒輊其人品有諡以易名 有時窮而

諡無時窮故諡爲三重諡猶可茲而諡不可茲故諡

爲至公諡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

獨以章往者亦將以勸徠茲據大明會典內一款大

臣應得諡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

近該京幾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諡法大約感時觸事見功名之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修見蓋棺之論定無嫌愆取 皇上勅下部議察案參訂於下而是非不認聖明獨斷於上而予奪無私在斯一舉矣准議諡^開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其近者^臣等請及其遠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說史乘之下載有一人兵部助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間一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是也文定少喜談兵長多奇節當宸濠發難之日

僧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駭不
逾時而寇惡就擒福穰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
世猶憑之矣伯溫聲著西臺名留西苑

此作摩

之秋餘勇可賈深入其險阻先聲所警遂多其校心
兵不血刃而會長乞降羗服也携而復附伯溫之威
名四車亦畏之矣夫其當年文定與王守仁實共死
生伯溫也韓雍可稱伯仲今守仁得諡文成韓雍得
諡襄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爲折衝禦侮甲
冑有勞之諡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

在人耳目間者二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部左
侍郎吳悌是也元禎洞識本原接濂洛關閩之正脉
動成爻象陳禹湯文武之許謨雅受知於孝廟獨不
合於宰臣八仕垂五十年在朝僅九閱歲士大夫想
望其風采比於祥麟瑞鳳非虛譽也吳悌接統象山
邇淵源於立大玩易陳水妙進退於觀時一作吏而
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入仕三亦年閒居
二十餘載七君子話論其氣象擬於嶽峙非過
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倫共相規切吳悌與羅洪

先妙解靜修今羅倫得諡文莊洪先得諡文恭二臣亦寂寂至今未補竊以爲勤學好問遠避不義之諡法當亟議矣其他若都御史魯穆希心玄廣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部尙書郭宗臯敦尙風節薑莊之性老而愈烈僉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亦確守四知之冢法大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踪刑部尙書李遷歷宦塗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田一儁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間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絕俗尙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

允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少先詩風紀中允張元忬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六以亦未可靳也夫明興二百四

十年以來海宇爲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臣等所舉其狹俊又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甚寡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靳名賢等之榮哉亦爲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國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諡尤難之難舉

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時之議論流
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則俄而議與又俄
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國體不若
慎重自今日之爲得也 皇上量同天地洞達日月
伏乞勅下禮部以臣等聞見所已真者具採取所未
備者仍照臺臣之議酌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
博加咨訪必羣議盡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俱
調如醎淡甘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請施行則功德
旣已湮沒者倏然耀迹於千古聲名旣已澌滅者燁

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爲昔之諸臣榮乃實爲今日之
諸臣勸也於世道未必無關繫矣

懇嚴諡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禮部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數
十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
應諡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
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擄舉缺諡名臣彰幽隱以昭
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
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
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

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
富河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虚心詳議
備諡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臣惟
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
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一碑漸遠而黑
白帶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
諡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
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尤辱中之辱其法
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

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叅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
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
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
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
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諡
美應所者一人爲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
伍文定吳梯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
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
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

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
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
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
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
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
之科似太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
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
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逾鱗橫
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

言殺身退讓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
臣列之當補當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
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
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
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
姓名所未載尙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
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
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
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

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
考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
形彼此怨嗔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欵列名
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
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授豈諾而
已嘉靖三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

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
逾其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
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卽時斬決鍊子襄戍極
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
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
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爲永安必復該衛軍馬
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
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設爲難辭欲上
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爲措餉發兵更易文

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
不守卽大同亦爲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
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
千悉諉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侈爲功
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
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遂迎取
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論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
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

迎王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爲
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有疾煩懣詔錦衣衛
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
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
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卽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
擄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
掌吏部事嘉靖卅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

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五人如葛守禮之類本考察廷臣分爲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爲一等留用馮懋卿楊順等爲二等亦留用葛守禮等爲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鉅排異已以攝衆

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踈遠不附
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
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冷阿典忍
之狀言之令人羞溼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
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邦禮
苻直公行脂韋卑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
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
奠會賓樞已發遙拜而回太宗伯體統掃地盡矣

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爲四方傳
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應改考一人

江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
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
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
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
歷官頗有清望然卽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
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益美應改

應禘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定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旣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玉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

火燎其鬚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
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
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
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
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論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
按河洛伊瀋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
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

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王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巳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

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
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
究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
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
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誌其墓人以爲盛德
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餐謀殺
李某寃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
服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察如一日
其歿也至不能櫛公卿贈賻僅足棺衣已上詳載

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
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
官不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
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
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
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
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

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五官監侯楊源豐城人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侯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

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判上引譬
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
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
亦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
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打
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

補論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

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
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家宰以用賢報國爲任門無
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
擡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
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諭典愆期積踰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
以伸公論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祠祭清吏司案呈到臣惟人生平行誼定於謚棺園
之謚卹大典掌於禮部故自國初以來大臣病故議
祭議葬則并議謚載在令甲可覆按也迨後議論日
滋異同互起秉國成者苦於人情之多紛掌邦禮者
怵於衆口之難調至萬曆三十一年節奉 聖旨謚
號重典前屢有旨會議今後該謚的都候類題行欽

此夫會議於廷臣則公是公非合衆論而始備類題於禮部則真是真非總兩端而取中砥末流維國是計無踰此顧自三十一年迄今五年茲又歲終矣於時不爲不久物故大臣不爲不多其間固有人品卓犖德業茂著而爲輿情所推服者亦有生平盡壞名實無當而爲公論所共棄者又有或賢或佞或可或否介在疑似而未有歸者不及此時爲一分別使骸體之骨雖死猶香奸諛之舌雖沒不斬於以風有位而憲將來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視易名盛典若危

機險窳相顧而莫敢議在臣部誠可托以自諉然荃
茅同腐玉石俱沉令後世視之堂堂聖朝曾無一人
可諡則誰之過也臣愚以爲及今議之則朝端之寘
察草野之父老猶有親見其人而習其行事者故聽
睹真而品藻不淆若再遲久故老不存塵跡湮滅揣
摩任意毀譽失真勢必需顯子孫而後可繼夫至顯
子孫爲政而賢奸倒置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會議類
題本欲以伸公典而反以待私求也豈明旨慎重意
哉臣請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冬止凡蒙卹大

臣容

臣

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單如行取事例先期分

散大小九卿及臺省諸臣會議應否易名各開事跡

下會送

臣

部再加從公酌擬奏聞以俟

聖明定奪

仍乞欽定期限或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永爲成規

庶盛典不至於久廢而

臣

部職掌亦不至於久溺矣

抑古記有之議人易爲人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

易惟公惟恕稱物斯平

臣

願與議諸臣虚心以廣見

聞實心以審毀譽平心以度時地厚心以持議論毋

執偏見而有成心毋過責備而有刻心毋任意氣而

有勝心毋致禍累而有伎心協力體國共襄盛事則
公恕兩得而於知人之道庶幾其不爽乎臣本庸愚
又抱沉疴屢疏乞骸未蒙矜允方求一去而不可得
何敢輕任斯役然思一日在位則當一日業官竭蹶
從事利害禍福皆不敢顧倘忠貞亮節之臣表在愍
冊光於史乘不至與庸庸碌碌者同類而俱朽是亦
臣報國微沈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仰祈 聖明鑒
愚衷特賜俞允俾臣部遵奉施行善類幸甚天下
幸甚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以勵風節疏

曾六德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自幼知有先臣刑部尚書彭韶其文學節槩施著
當年者皆人所難及至考其諡惟曰惠安夫惠安固
韶之所有而不足以盡韶也士論咸共惜之是以先
臣林俊疏言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愛
爲國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
也其視吳納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永盛諡文莊
足爲詞林並美舍夫錄細不類其人等語卽俊所

可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足爲今日考信之徵矣值
茲會議之日臣敢直述所聞伏乞勅下禮部博稽記
載詳酌公評將彭韶改謚確盡生平庶慰忠魂光國
典勵世風悉係於此臣不勝悚息之至

從祀名臣謚典未備乞議補以昭右文疏

方大鎮

浙江巡按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接邸報見禮部一本謚典愆期積餘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奉 聖旨

謚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近年物故應否易名的都着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議來各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此 臣竊窺 皇上賜謚臣下必準諸國是明至慎也采諸定議明至公也際此盛舉在廷諸臣靡不獻議

備采擇其近年物故大臣應得謚者如部所陳慮無不當功令仰副德意臣至愚陋聞見短淺竊以從祀

二臣爲請濟部議所未及幸 皇上垂聽焉先帝尊

崇理學以尙書薛瑄從祀孔廟我 皇上復采廷臣

議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三人

并從夫理學者國之所寶也自 皇祖開基列祖紹

統道化熙洽真儒輩出至我 皇上始以四臣應厥

祀典可不謂作養之厚選擇之精而表章之盛歟乃

四臣也中瑄以文湏謚守仁以文成謚獻章居仁則

未蒙賜諡臣以爲祀與諡均盛典也其例至嚴然文武諸臣得諡者以百計其從祀在廟者僅以十計在理學僅以四人計故得諡而不可得祀者有矣未有旣得祀而不可得諡者也今二臣祀而未諡似於盛典有闕焉國制惟文武大臣例得諡如瑄守仁爵至尙書及於封拜固與例合獻章止授檢討居仁止布衣此之於例似難逾格然諡者正爲賢者而設也二臣之賢不減文清文成業以同升廡位並歆俎豆之榮何獨格於韋布遂靳易名之典臣查獻章師事吳

與弼博綜經籍獨居小廬山默証大原致虛立本信
戒慎恐懼之非偏靜應端倪齊上下古今之穿紐廓
高明之宇而洞豁無疑遊廣大之途而超脫不碍篤
孝慈闡遂絕意於進取勉承召命卽連疏以乞歸出
處之矩不踰義利之關尤峻蓋性靈之涵養旣厚而
妙用之時出自員也居仁操主敬爲宗旨勵躬行爲
實地謂孝弟卽堯舜則事父不難嘗糞敬兄不懈白
首謂謹獨最深切則對妻子如賓客處家庭若朝堂
斥遠戕之非立判疑似析百家之辨細入毫釐玉白

鹿洞源之講席闢周易古理之精微蓋踐履克篤乎躬行而體認日深於心得也故獻章之學以悟入大都近於文成居仁之學以修入大都近於文清並邈洙泗之源胥躋顏曾之室上以羽翼聖真下以楷模世教此宜亟爲稱諡以表斯文之英彰祀典之美者也唐制養德丘園聲實並著則諡曰先生而宋賜徐積諡曰節孝先生林通諡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請諡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楊棟請諡羅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

郎中顥不過御史中行從彥不過主簿願以布衣薦
爲說書僞則終於布衣者也廷臣請之當時允而行
之故考之前朝賢者賜諡不問品位崇卑不問布衣
徵士其名不列理學者有徐積林通之例在其名列
理學已入從祀者又有周惇頤程顥程頤之例在昭
昭史冊並可援引况天朝崇儒遠邁唐宋而獻章居
仁之補諡又寧可後於數臣者乎伏乞 皇上勅下
禮部再加查議灼知國是定論之所在博采確議將
陳獻章胡居仁補諡恭請上裁則聖神獨斷而一代

之曠典聿昭儒臣表揚而百世之觀瞻在是矣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以光盛典疏

黃克纘

山東巡撫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伏覩

皇上允禮部侍郎楊道賓疏將近故諸臣

未及賜諡及事久論定應補給者俱博採公議欲與
易名夫人臣效忠於當年原非買價於泉壤而聖主
褒崇於一字實以示勸於千秋此一舉也激昂士氣
維持世風恒必賴之可不慎哉又見科臣邵庶疏舉
戶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周天佐應諡臣讀其疏因憶
先朝與天佐同救楊爵相繼杖死獄中者有御史浦

鉉焉鉉山東蓬萊縣人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出按
陝西時富平人楊爵先以御史上疏言春雪非祥瑞
不宜頌權姦非忠信不可邇及崇道教興土木諸事
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此觸 肅皇帝怒械繫
下獄蒙笞二次延兩月餘言官無敢救者會九廟災
天佐應詔陳言訟爵寬乞赦之以修實政有旨着綁
鎖下錦衣獄榜掠三日而死自是人益以言爲諱鉉
在陝西不勝忠憤復上疏訟爵寬被逮下獄榜掠六
日而死其死與天佐相去七月而所言同一時也今

科臣疏及天佐而遺鉉意者哉。久事漚或未盡知乎。然爵在獄幸而不死。今已得諡。天佐鉉不幸而死。雖蒙贈官錄後而諡議不及。是同一忠義生忠蒙卹而死。忠見遺也。又使今日天佐得諡而鉉獨遺。是同一死。忠而前死爲賢。後死爲非賢也。必不然矣。古今宇宙所賴以維持者。忠義之氣。彼正人君子見忠臣在難。奮不顧身。犯雷霆之威而往救之。卽使其言得行。忤俱無禍。如祁奚之救叔向。趙氏之救叔孫豹。義士猶盛稱之。書之史冊。以爲美談。况忠臣獲免而赴救。

者蒙禍流血箠楚畢命杖鉗此而不蒙一字之褒以
慰地下之魂則諡法更爲何等人設乎或者以二臣
位不過郎官於禮未得易名然觀春秋大夫如魯衛
季文子甯武子公叔文子之流俱有諡天朝之士可
以當列國之大夫今二臣已贈官九列是天朝之卿
士也尚可與公叔文子輩比例乎夫褒崇忠節垂勸
後世者禮官之職也微顯闡幽助宣德意者守臣之
職也臣叨撫山東風化是司謹以鉉諡爲請伏乞勅
下禮部覆議將鉉與天佐一併賜諡則忠魂既慰臣

心益勸而於盛典有光矣

諭議久定舉行宜速乞勅禮臣早彙衆議以襄

鉅典疏

胡

忻

禮部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竊惟人主所以風觀有位者曰爵與祿第爵祿可馭
之於生前而沒世之後貴賤一丘孰爲勸懲聖人又
制爲諡法以馭之若曰一時之羶癘可慕也萬世之
雌黃尤可畏也於是賢者益有所恃而力於善而不
肖者亦有所仗而勉於善世道清明人心震曜此道
陰耳我 聖祖開天勵世首重斯典列聖紹繹舊章
遵行勿替二百餘年矣自萬曆三十一年偶有類題

之議浸淫湮廢於今六年遂令名世大賢與尋常齷齪之流同就泥海勞臣節士能不愧傷天啓聖衷特允禮臣之請許將三十一年以後物故者從公會議具奏又將三十年以前應諡未給者一體表揚綸綍煌煌羣工莫不感幸竊曰大哉皇仁是何累年之所停閣者今乃一三宣旨若此也夫何患旨之後已幾半載聞禮臣敦促議單尙多趑趄觀望未肯速集是奚以仰答 聖意俯慰輿情乎臣切謂是非原有定評人心亦自不死今應諡諸臣有已列名諡冊者

亦有謚冊未及載名而孤忠大節懿範閎猷昭昭在人耳目者臣至寡陋不能盡述如據所知言之節義如周天佐浦鉉楊光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格如魏學魯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賓王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勳樹如在文定毛伯溫皆凜凜骨鯁表表羽儀公論僉推誰能洗索其餘賢者尙多諸臣但矢心天日直舉所知便可速竣鉅典有何顧忌有何疑畏而遲遲至今令 皇上褒予賢臣之寵澤闕塞而莫爲之宣鬯乎事已太遲

勢不可緩懇乞天誥。嗚禮臣速彙議單蚤行題覆
無使羣情久鬱盛典終虛庶往哲之幽光不以沒世
而頓晦而羣工之操行將因茲舉而益奮矣臣叨廁
禮垣事關職掌輒敢效其諤諤如此惟聖明允察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諡之所不及疏

史學遷

雲云道御史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

臣列中臺例聞諡議據禮臣之所開列與臣冊外之
所信聞俱一一開送該部俟禮臣之表詩臣之復贊
獨以近者傳述遠者無聞顯者曹稱賤者棄首是高
官大爵再獲誇張而捐軀時制永遭隱晦祇添譽墓
蛇足誰識鴻漸羽儀扇炎風而鼓熱中濫觴佳典罔
裨化育非策也竊謂仕優祿重恩榮既深尋當豎六
亦其職分惟甫溥一官卽能奮身殉國或就刀鋸或

斃杖下或戍後終身可偃寒沒世激烈猶能動人苦
楚真足酸鼻而議者輒曰位卑不稱行義無多夫
身不能長存衆善何由積見若必高位而後可直須
俛首以偷榮諸公奚德於顯者而慕通醜窮之苦譬
之女始于歸遭變決志固不必較論其德性才幹而
羣然以完節歸之矣逾璿彬寧之際王章在握虎駭
方張非自分灑血一腔忠魂擊賊者未易吐氣世廟
龍興率親之仁旣篤崇本之說殆投天意難回批鱗
必禍赫赫灼知無可徼倖一七 諸臣據經守舊雖未

能將順而懷德戴先亦自有一從龍逢於地下禦
魑魅於遐荒果何求哉故謂諸臣所見之未化所遭
之不偶則可謂忠肝義氣非粹白則有不敢誣也况
城破被戮軍非遭殘者勢迫無奈未必計以喪元國
家恒爲列祀易名以此蹇蹇匪躬之臣視死如歸而
反不蒙一字之褒安乎未耶輿情共憫寵錫宜先在
諸臣身且不知名於何有而在景行仰止者則宜扶
植剛大之氣今甯充塞於宇內也謹與一二同志
臣緝綴請南巡議大禮杖死諸臣姓名及特立獨行

苦節終身潛心理學禮重儒紳者詳錄其行實併疏
上聞伏乞勅下該部詳加議請庶顯微闡幽而忠
不至於湮滅醒頑立懦則豪傑因是以益奮矣其所
裨於世道人心豈淺淺而已哉

計開

諫南巡十一員

員外陸震浙江人知太和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
爲武庫王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
欲出震抗疏諫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不死陞
車駕員外郎同黃鞏諫南巡於庭死而復甦書

與諸子吾筆亂神不亂章

完卒

行人孟陽山西人正德間進士平生以名節自砥礪官行人奉命勞軍宣府卽與監督中官抗禮總鎮餽遺一無所受又差祭墓韓府常儀一切謝卻時行人三載無不遷科道者陽忤權貴遂久不遷會武宗南巡慨然倡同官抗疏極諫直指權奸悞國欺君之罪下錦衣杖之尋械繫跪午門前五日又杖遂死

主事劉校

何遵

許事林公輔

行人司司副

余廷瓚 行人李紱賢 劉平甫 李翰臣

詹

軾

照磨劉

旺以上諸臣畢命武宗停

宗社免憂生民什塗炭者諸臣一死之力其中皆
郎署廷評行人筮仕之官故其生平行實多不可
考然一死足以槩終身安俟他求哉不示激揚何
以勸世

死貶三員

指揮張英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哭諫不允卽拔刀
血流滿地侍衛

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
汚帝廷灑土滄血
耳殞命獄下夫英一冷落武人耳當蹕泣諫刎頸
悟主武弁中有此烈腸真可與逢比同遊矣舍此
不諡更復誰宜

武選司郎中黃鞏福建人弘治間進士歷車駕職
方郎服除會武宗北巡或阻鞏行鞏書屋曰石田
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阻竟
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上將南巡時寧庶人
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

交通江彬又捱毆兵在左右公卿交疏不聽輦疏
六事言甚乃陸震見疏卽碎已草曰願同署名
自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臣縛詔獄鉗
校於庭五日三訊校百餘生繫逾月除名輦體最
羸衆咸痛必死乃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
其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
舉火貸米鄰家恬不介意輦嘗曰人生仕至公卿
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
願以彼易此何耶生平沉
入學雖疾病支離手

不釋卷

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書請遊幸恐家人見而阻之巧避居靜室雖妻子不能近貶謫終其身

忤權瑾六員

給事中戴銳徽州人正德初聞劉瑾亂政逐大臣劉謝等遂率六科上疏請斥權闖正國法留保傅托大臣以安社稷瑾大怒捏旨差官校逮繫後落職家居親長哀毀卒於柩前

錦衣衛鎮撫牟斌上德初逾瑾竊政言官劉蒞戴

銳等凡數十人下詎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爾乃晦耶瑾令復獄詞去銳疏首權闖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失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盡死瑾誅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賄斌斌不定雄竟陷斌安置武昌感疾卒

戶科給事中劉蒞疏權奸

事勢異常言各處

地方大監及各省鎮守內臣數千言言皆剴切後
當途瑾竊柄又首倡讜論當時被朴幾死瑾復檄
郡中罰穀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
鵬又承瑾意誣蒞以貪削籍爲氓嘉靖初屢起爲
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

御史涂禎江西人初知江陰政績顯著適朝覲吏
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
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

復命俟於朝門適廷瑾又與抗禮卽捏旨送錦衣
二次各杖二十發肅州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
仍行原籍查禎男淡林起解補倍

許天錫 周鑰以上忠臣皆以逆瑾死然未考其
行事僅能錄其姓氏取忠而不顯大可悲也

死宸濠三員

知府宋以方湖廣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
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
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 獄濠又械以方置所

中以方罵濠不絕口赴水死

派部出差遇事爲應聰

江西布政司叅議黃宏諸臣遇宸濠之變被收入獄獨臣以不食死

議大禮死杖死者十七員

編修汪思江西人武宗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言徼倖蠱惑諸不法事忤旨杖闕下降嶺南驛丞爲庶吉士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耐文曰美其辭以悅人而因以眩是非豈惟吾

才不能亦心所弗敢及授編修時有倖進者慨然
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立身自有常法
誘利而合休勢而徇如鄙夫何或嫌其立異曰鄙
夫非尚同也哉聞者咋舌去寧藩變作拳裳宵赴
軍門功成亟歸且不言勞後詣闕諫議大禮下獄
廷杖死

編修王恩 給事中裴紹中 毛玉 御史胡瓊

張曰韜 郎中楊淮 胡連 員外張燦 申良

主事臧應奎 係瑜 余祿 安重 殷承叙

張源司務李可登以上諸臣做之楊爵等曾何
優劣或與或否在彼雖無不平之嗟而旁觀覺有
不均之嘆若論事實則仗節死官烈業已盡若論
人品則蓋棺以後可無遺恨若憚多人則節孝歲
一歲巡求時時奏請錫坊示旌殊不爲厭而何屬夫
豈死之臣且自來庸濁冒諡者夥矣得諸臣芬芳
可以光史冊啓後賢又何必斤斤過慎而致疑此
市人也

貶斥三員

修撰楊慎少年登榜首無書不讀爭大禮始奪俸
既而下獄終戍滇南四十載竟客死慎之言曰國
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詔收回首
領猶撼門大哭不吐丹心貫日正氣凌霄奈何不
令與忠孝狀齊名乎

考功司郎中薛惠亳州人高才博學究心性命獨
窺底奧旣登進士爲考功司郎中會大禮議起抗
疏直言忤旨詔下錦衣獄尋削籍放歸益研問學
勵節行與王廷相崔銳書問往來辨析名理終其

身無遜世之悔居家孝友居鄉端潔平生無一言
一行不中繩墨真醇儒也家居時撫按交薦堅臥
不起

郎中夏文勝始諫南巡繼諫大禮竟_道削籍文勝
在武廟爲儀郎在世廟爲選郎俱非言責彼係何
難悠悠待遷乃始諫南巡下獄繼議大禮遭斥可
稱鐵漢矣

死節一員

指揮韓成鄱陽之戰羣賊迫太祖舟成曰事急

矣請爲紀信誑楚之謀於是衣上衣冠而出謂賊曰諸君力闕不過爲我耳我死則已何必殘傷餘人遂赴水死賊稍懈遷延久之救兵至如此臣者臨機出謀從容就義雖在異代猶宜感慨起敬悲歌示酬况其作我祖艱難之業開後禩垂裳之化則無忘我祖高厚之勲者亦自不能忘情於成也諡豈可少乎

直諫六員

山西平遙縣縣訓導葉居昇寧海人讀書說禮分

教平遙熒星變陳言曰今天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曰分封太
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語皆切直上怒逮
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應詔陳言切中當時膏肓
灼見後來事機是我朝第一篇奏疏亦我朝第一
箇死官誰謂其事遠可忘官卑可忽耶

御史陳祚吳縣人永樂間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
叅議嘗與臬司同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
耕月作者十年宣德初祚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

疏乞御經筵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或摘其語以動上。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英宗御極，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藁葬，且未成服，乞歸。不允。明日復上章，益痛切。上嘉其誠，詔許之。後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多音政。天為臣盡忠，難苦不易其志，為子盡孝，懇惻求伸，其情豈激昂意氣粉飾形跡者，可同日語耶。

知府張寧德風人景泰間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輔臣陳玉以其子不得領鄉薦，順天考官俱場憎憚。

罪寧疏言宰私其子陷考官失輔臣體天順中數
數請憲宗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
洗享秉諸大臣不悅皇太后聖誕設齊醮禮官歛
大臣金錢祈福寧謂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考
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
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南陽罪謫
邊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寧適廷薦
寧及岳正可任青黃等侍郎都御史者竟陞寧知
府汀州寧至汀先教化後刑罰惓惓爲士計人以

才高輒摧挫寧寧乃抗志求致仕歸家三十年卒
編修楊名初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喜怒失中
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世宗詰責遂上疏劾汪鉉
郭勛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
臣停各工役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鞫
訊鎮撫司承望風指榜掠備死而復甦者再責志
以沒

員外劉魁江西人有詔徙雷壇太液池西費且數
萬魁密會計因上言內帑所積幾何而一役之費

至若于竊恐不繼請毋徙其言關係甚大而忠悃
婉曲讀者莫不嗟咨振奮魁取俸金三兩與家人
治後事比廷杖入獄創甚咸謂不救錦衣百戶戴
金密以藥飲之幸不死時與御史楊爵給專周怡
同獄中者七年誦書講學不輟乙巳得旨放爲民
未踰旬復遣逮之抵郡始聞卽日返舟復與楊周
同獄獄禁加嚴食不入校尉楊棟憐之僅得通食
後得赦還家卒與楊周同獄同苦楊周蒙褒而魁
獨見也遠豈不以科目軒輊耶

南京之六部主事劉世隆因南京太廟災以時務之
重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二曰廣
容納以開言路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言極剴切
世宗怒逮繫鞫問落職居家卒

忤權八員

按察使楊瑄江西人景泰間進士天順初爲御史
印馬坊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疏
劾二人恬寵擅權上喜瑄敢言稱職命瑄記瑄
名且大用詳亨二凶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

班劾有洩語二凶者二凶讚諸御史暨彈章入上
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
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卒無一語他及理刑
者又致瑄坐死會城大風雹得從末減竟戍遼東
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瑄
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釋歸因憲宗
卽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修
築海澗大有功於民

兵部主事李文祥汝廣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
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并延宏璧於家屬題
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
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詔求直言文祥慷慨上疏
請一權立法進賢絀奸廣言納諫語迥切直中官
矯詔召詣左順門詰責中興再造語爲不祥文祥
從容辯對而出安竟稟首除文祥咸寧縣縣丞未
幾王恕薦起兵部主事僅十餘日有中書舍人言
時政忤者并逮文祥下獄尋謫興隆衛經歷文祥

雖遭貶無幾微不平之氣或憐其貧遺之謝不受
有以交道接禮諷者曰吾斯之未信也既而進表
中途河冰陷遂死

給事薛宗鎧廣東人登嘉靖間進士令建陽剔姦
裁費修學建橋置田贍士尋召爲給事論太宰汪
宏險佞伺間用微言激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
矢志五日而死

南京御史馮恩華亭人初星變勅臺諫官各條得
失恩遂上言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

邪正以進退因極數汪鉉罪惡世宗怒命官校收
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鉉遂上疏誣恩不法事
恩復於道上疏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
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下藥餌
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
銜恩意附斬律長繫待讞癸巳秋汪鉉欲甘心恩
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
闕跪伏鉉叱兵馬拽恩東跪恩挺身不屈鉉攘臂
曰若謂死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白上帝殺

我非惡自我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
我鉞大怒而已上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
氏擊登聞鼓訟寃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
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背血書自縛闕下通
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爲引奏上爲之動容下刑
部覆鞫得從末減編戍雷州

南京御史王宗懋上言劾嚴嵩八大罪且曰臣非
不知嵩之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
苦有_身於天下臣民遭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舉

天下為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斥嵩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於臣之生存矣謫為平陽縣丞家居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世宗以虜患諭羣臣令人各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嚴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焉勲貴之交結外焉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指摘甚力世宗謂其

乘間報復逮鎮撫司考訊

御史葉經先劾嚴嵩後進山東鄉試錄有諷上語
嵩指出卽逮繫朴斃闕廷雖死以試錄而所以死
者則以劾嵩之故所遭亦若楊允繩當同類而共
褒之也

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溧陽人嘉靖間進士任光祿
寺少卿因太監杜奉侵盜寺錢糧直疏攻劾言極
剴切被中傷廷杖八十卒士論寃惜萬曆十八年
贈太常寺少卿

德業二員

叅政陶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與耆
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太祖曰今豪傑爭雄志
存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
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
方何向不克上曰善知黃州寬賦省徭招練流亡
壯庶悅服移知饒州時攻征伐用急諭民樂輸軍

興不乏信州賊攻城當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
守選勇卒爲游兵晝夜巡捍又登城諭賊曰爾皆
吾民反爲賊用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
今日城得緩攻不破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
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
殺之不許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
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修律爲議律官上
與儒巨論學術安對白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
嘗明安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御中丞章溢龍泉人斬黃妖寇由龍泉執從子
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賊聞名大喜問計溢正色
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
溢溢乘間脫歸集里兵却擊賊太祖徵至建業
問曰四海紛紛何時定所溢對曰惟不嗜殺人者
能去之守處州後僉事湖廣議分兵屯田控制中
原胡兵入閩處州幾變陞溢浙東鎮守處州比至
諸山寨已叛宣布詔旨直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
解散歸田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守禦却賊茗陽賊

寇臨邑遮平陽瑞安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千
戶任惟淵走斬淵以徇浙西諸郡平分兵征閩以
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
方寇盜太平功不在諸將後洪武元年御史中丞
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嘗曰憲
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庶恥使避而不
犯豈直持搏擊爲哉祀典失儀上怒議禮者溢曰
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儀 皇上誠敬自
足昭格願賜寬宥專遂邑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李將軍平閩謫禎道兵從海道北征溢曰鄉兵本
農人始令征閩計事平歸農復調征爽信不可上
不應溢又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
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遷先生強爲朕一行溢喪母哀毀疾作二
年卒

清節三員

布衣陳遇金陵人天資沉粹篤學博覽隱居恬淡
守約自名靜誠人稱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

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方供甘旨短絀
不辭一敗踐身治陸二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
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字嫁資涼薄入甚不
堪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
念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
苴耳正德中吏部奏改爲晉江學教諭咨其祿疏
辭不拜旣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加茂烈清
苦今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母卒號哭寢
地卒

知府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授足
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改教竟爲金華同知在金
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卓有聲稱金華旱
賊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
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實爲修
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
實爲疏乞免後擢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陞南雄
知府南雄當領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
慶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松不肯私一

願早生仁聖救拔創殘我。太祖定金陵侍御秦
光之薦遇可備顧問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
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問保國安民大計以
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嘗
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
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
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
見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溫良
謹恪只有過被上譴者力爲解上喜其誠篤每聽

遇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弟可帶刀衛朕遇頓首伏
地辭年七十二卒

御史陳烈福建人弘治進士年十八慨然嘆曰喜
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克已錄自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
憲章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
民秉之懿爭者媿服考績歸至淮上饑且凍幾死
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時扎馬身若非官有尚書
子受賂崔忠端以道士起家根植自固烈劾尚書

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如願，遂加苛辱去。至韶，韶人盛言中貴橫索貶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抗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得罪。中使上不信，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理學四員

正宗高宗杜彥良，太祖從容諮以治道，對曰：道在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忿是去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給事中賀欽定海人先戍廣寧後屯爲澄西人少穎敏沉源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獻章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就弟子禮事獻章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孝宗初薦授陝西叅議

撫治商洛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
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補治道三曰遵祖訓
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正德時遇瑾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
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明欽
往諭再三眾定城中不傷一人使人興於行義如
此更好易義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郎中莊昶江浦人成化間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
與羅倫陳德章較味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

養且無疏謫桂林判官言官救改南京行人司副
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孝廟時
召至京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優禮之令
四司送出部門徐溥欲伏昶翰林爲丘濬所持復
除行人司副

學正曹端河南人篤尚理學教人以躬行實踐座
下足著兩靴靜專之功居多事父母養志愉色及
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
六年不用浮屠巫覡現詣闕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

賑存活甚衆。父信佛，端作夜行燭，一書辯析甚精。父因以改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得允。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之能感人如此者，稱月川先生。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懇乞勅議補謚以伸公道以光盛典疏

黃吉士

掌河南道公疏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竊惟易名重典國是攸關卽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前臣名不廢於大臣而生則名之死而易之綦厚矣表德準行獨寓於一字而生則行之死而影之綦嚴矣然有定於昔而垂信於今者亦有闕於前而待補於後者蓋議禮考文之事各有攸司而馳恩清議之權遞相爲用一時之毀譽易淆而萬世之是非難枉

也一人之意見或偏而衆人之耳目難掩也錫予不
慎何以勵將來搜羅不詳何以彰既往則不厭詳慎
之旨業已持國是之權衡矣伏讀明旨又云日久論
定義當表揚者都着分行訪單從公會議大哉王言
豈非立萬世之人極伸百年之公道而獨備一代之
盛典乎哉除謚冊已經開載見在諮訪者省臺自有
公議閣部必有定評無庸復贅其在五年之前冊所
未載正明旨所謂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也科臣胡
忻劉道隆曾六德等亦且先後具疏各舉所知臣等

雖智識褊淺聞見寡陋緇衣之好何忍自後於諸臣
謹矢諸天日徵之文獻得二十有一人焉理學如曹
端賀欽王時槐勲望如張佳胤劉應節王用賓楊行
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
怡陸燾浦鉉劉魁孟陽清介如軒輊王之誥段民朱
鴻謨皆其表表足述者也夫以四海之遠二百餘年
之久僅僅得此二十一人不敢謂無遺賢而非確然
有據粹然無疵者聖等亦何敢徇情濫舉隨聲附和
總以眞聞眞見合於公是公非仰遵 皇上不厭詳

慎之旨以永無負於重典而已伏乞勅下禮部併加
查議特賜補諡裨益于世風名教豈渺小哉

計開

理學二員

原任山西霍州學正曹端河南澠池人淳龐朴茂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事父母曲盡孝養國初草
昧正學荒蕪端明道淑人毅然以斯文爲己任在
霍庠卅餘年士子服習其教後調蒲州諸生上章
懇留之竟卒於霍所著有太極圖西銘解儒家統

宗等書行於世正德中尚書彭澤稱其爲本朝理
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薛文清公亦稱
其理明心定由關洛以遡濂溪誠一代之真儒不
可以官品限之也

原任戶科給事中賀欽遼東廣寧人成化二年進
士少敏穎好學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指要遂
厭俗學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
世卽用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從之游初薦
起陝西叅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曰講聖學薦

賢才處 內官典禮樂言甚剴切詳見吾學編

原任光祿寺卿王時槐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恬養靜修實心篤行百州理學頗爲王盟掛冠二十二年後以薦起南太常力辭不出恂恂躬行至晚益篤學者稱爲澹南先生

勲望六員

原任兵部尚書張佳胤四川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初任滑令計縛巨盜有能聲擢戶部權金閩廣以廉著歷陞應天巡撫定安慶兵變撫宣府裁止

虜互市所省緡錢以萬計修邊牆萬六千九百四
十丈功倍而費省入爲兵部侍郎會浙省兵變擢
兼僉都御史出鎮浙復有民變甫下車而一舉兩
平之浙賴以全總督薊遼建昂二奴數犯邊出奇
討定無遺策斬獲酋級以千計捷聞告廟獻俘稱
賀加太子少保錄廢世襲蓋其才兼文武畫中機
宜永固邊防數定大變真所謂社稷勞臣而邦家
柱石也

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山東濰縣人嘉靖丁未進

士爲戶曹郎庚戌之變虜入古北直犯京師詔發
軍餉衆莫敢往毅然請行七論壯之守懷慶順德
稱治第一賜清明宴備兵井陘鎮撫薊遼繕堡選
將戒備修守效有勞動褒予陞廕殆無虛歲後以
刑部尚書致仕清約持正一意營職亦所謂勤勞
王家始終不二心之臣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陝西咸寧人正德辛
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吏部侍郎攝尚書
事以廷鞫楊繼盛請寬貸忤相嵩又以李默趙文

華相構誣會官議罪獨持公論高益銜之遷官南京上念其啓沃效勞御筆加兼翰林院學士南京無兼官者兼之自用賓始蓋異數也後加太子太保乞休致仕家居十三年鄉人推重屢致賓筵蓋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不容泯沒者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直隸通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初令山陰士民愛戴擢御史按遼東輯寧兵變世宗駕狩承天抗疏請留有旨廷杖會風雷大變得免武定侯郭勛貴寵驕恣撻其僕於市爲

之歛手鄭王直諫觸上怒命行中按其不軌狀力
爲昭雪卒從寬宥相嵩專擅舉朝趨媚行中獨不
隨流嵩深銜之遷官南京後以地震考察李本攝
吏部專承嵩風旨勒令致仕年八十四卒屢蒙存
問蓋其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風赴險夷無二
燕居不廢詩書私第僅蔽風雨德旣與齒爵而兼
隆謚宜與祭墓而並錫者也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
未進士初爲給事中使朝鮮却餽劾中官王本不

法士論壯之得罪新鄭罷歸讀書堯峯山中潛心
理學後以薦起歷官南司寇始終一節稱完人云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直隸太倉人嘉靖丁
未進士爲刑曹郎周旋楊忠愍忤分宜義聲籍甚
荊州地震復引李固京房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
爲奏江陵銜之卒以浮言嗾之去任吏事歷著能
聲僦兵青州撫鎮鄖楚俱有偉績至其文章號爲
大家著述弘富昭代所不多得者亦足以當三不
朽之一矣

節義八員

原任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任南京戶科疏陳戒紛更五事忤江陵削籍後還原官晉南尚寶卿復陳十蠹時論躓之任通政朴臨洮報警使者忤時貴遷南部侍郎忌者孽其老遂致仕歸始終大節卓然可覩矣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吳中行直隸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任編修江陵矯制奪情首疏論斥廷杖爲民後復原官旋晉宮坊經筵進講直指大臣阿

諛不能匡拂邊臣行賄掩敗有功詞色侃侃復疏
陳君權臣義忤執政四疏乞歸再起不出光明磊
落出處皎然蓋真所謂百折不回一節無二者也
且諫言受杖與趙用賢同事而義不易方位不滿
德鄒元標爲之傳尤致惋惜云

原任大理寺寺丞傅應禎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
進士任御史江陵柄國政尚操切應禎因地震條
上三事引王安石三不足之說江陵怒擬旨杖戍
後起家晉南大理丞不數年卒士大夫以未竟其

用爲恨南京禮部尙書姜寶疏名上請得贈大理寺少卿

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周怡直隸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任吏科給事中疏論內外大臣不和歸於人主和德忤旨廷杖下獄折其右足瀕死乃甦與楊爵劉魁講易不輟旣釋復逮困苦備嘗先後在獄七年而天性純孝赦歸三日而母亡人咸謂忠孝之感云穆廟改元起用歷任南司業太常少卿未竟其用而卒

原任工科給事卓陸燦直隸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第一以忤當路不得留館職抗疏論殿衛積威之弊忤旨下獄比釋復疏論張孚敬桂萼上為罷二相後復召孚敬竟謫燦驛丞稍遷縣令不竟其用卒穆廟初贈太常寺少卿

原任御史蒲鉉山東蓬萊人嘉靖二十一年出按陝西囚御史楊爵抗疏械繫下獄主事周天佐奉詔陳言為爵訟寃忤旨下獄榜掠三日而死鉉復上疏申掇被逮下獄榜掠六日而死爵幸不死今

已得諡天佐亦且列名議補而鉉同一直諫同一
死忠所宜一併易名以慰幽魂者也

原任工部員外劉魁以鄉科洵寶慶擢工部員外
世廟欲徙雷壇於禁中魁疏請寬民力上怒校而
繫之獄與楊爵周怡日夕講學忘其身在囹圄也
繫五年釋而復逮又二年大內火災上從火光有
聲鳴三臣寃立赦之魁以布蔬終其身泊如也

原任行人司行人孟陽山西澤州人正德九年進
士武宗南巡抗疏極諫直指權姦江彬欺君誤國

遂下詔獄罰跪午門前五日復廷杖四十竟斃杖
下斯亦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世宗登極贈監察御
史廕一子入監恩卹已備諡不宜靳也

清介四員

原任刑部尚書軒輅河南夏邑人永樂二十二年
進士天性廉介督漕淮上嚴公忽墮水援出有司
急進衣袂去徐待舊衣乾爲御史獨持苦節嚴明
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
染四時一布袍約諸俸三日出俸易肉一斤留故

舊飯惟一肉或至殺雞皆以爲異忽聞親喪卽日
行僚屬不及知也歷陞刑部尚書乞致仕上召至
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
輒叩首上念其老賜金幣給驛歸此其清節一生
足風百世矣

原任刑部尚書王之誥湖廣石首人嘉靖丁未進
士忠孝清白出自天性自筮仕以至宦成皜然不
滓家如寒素江陵柄國與之誥舊爲姻婭每親切
之遂相左乞歸迨江陵奪情再出特勸以召還建

言諸臣收拾人心卒不能用以至於敗奉母純孝
年逾登白孺慕若嬰兒鄉里爲之感化至其杜門
却掃不入公府官司罕識其面又其守身之餘事
也

原任刑部侍郎段民直隸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
與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奉命討山東
妖賊睿賽兒平之駕經北虜勅民轉餉途中忽降
勅令民考覈所過郡縣吏又召主考會試陞侍郎
特賜勅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蓋以清謹

受知於上屢膺異數如此卒於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理始克斂成化間葉文莊請褒卹未果吾學編稱其清節與魯穆楊繼宗合傳今魯楊二八俱已譏諡民不宜獨遺也

原任刑部侍郎朱鴻謨山東青州人嘉慶辛未進士實行慥慥清操皎皎步趨濂洛尺寸罔違初爲南臺江陵不奔父喪廷杖建言諸臣抗疏申揀落職後起家歷任刑部侍郎勁節懿德始終一致蓋其爲人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之後不多見也

清貞三賢乞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頃者議補大僚舉行枚卜猶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道賓代掌宗秩此二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帝座高蹤弘抱夙推重於士林天不憖遺旬日之間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痛惜舉朝臣工惟以贈諡葬廕咸望 聖恩比諸舊例特加優厚茲據臣所聞一二梗槩敢爲 聖明誦述以見朝

有真儒敢乞特恩優卹以見禮重賢臣以楊時喬言之天性淡泊久處畎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猶不携家獨樓於署自持簡握筆勤勞五載黃齋淡飯縕袍布衾清苦甚於寒畯當權奸紊政力持京察不爲所撓言路沮抑費盡苦心復開行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壅之法諸所爲保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汰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求賢如此生平喜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預知考終急督完錄僅四冊未終

而卒此蓋所養粹然一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
所居瀟然篋無寸絲甚且無以爲殮皆出四司所賻
由其平日推赤心置人腹中懷思愛慕徧滿賢豪豈
偶然哉昔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
橋莊松雲嶺未成輓碧池繡魚尾未長黃書未終篇
爲河恨耳以時喬發軔郎署晉貳天官諸子食貧家
徒四壁台少清廉寡欲並無莊地之慮卽字韻全書
亦以脫藁非如漢書未終扁誠擬之晉公何如人也
以楊道賓言之天性端凝表裏洞朗嘗爲春宮講官

侍從與賢者同列爲權奸所忌遂從中輟尋欲中以
奇禍赦卜事舉尙有二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
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擔當具題證議刻成訪冊倦
倦於闡幽發微有志未就殊爲可惜如陪京災沴一
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蓋所蘊卓然不淪於俗其
一腔爲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介意靜觀玄覽飭
巾待時至於屬續之具一切取諸夙構由其平日等
富貴真如浮雲英雄曠達壽甫望六豈偶然哉昔向
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敕家事斷之
云當如我已死以道賓掄魁鼎甲致位春卿與人平
等無貴富態此真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乃其修短
達化種種皆豫是又能齊死生者試擬之子平何如
人也嗟嗟晚近士風幾於不振退身知足忘伯陽之
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所謂大臣者有如二
賢廉頑立懦可以師世學稽 皇明通用諡法文之
釋義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曰勤學好問曰道德
博聞曰慈惠愛民曰斂而好學曰愍民惠禮曰剛柔

相濟曰忠信接禮曰修治班制曰施而中禮凡此諡文之義非專爲翰林設邇來過爲限制失其義矣隘矣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諡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侍郎馬京諡文簡吏部侍郎葉恭諡文莊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諡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士春諡文簡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穆孔暉以講讀勤勞諡文簡國子監祭酒魯鐸故事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諡世宗肅皇帝以鐸濟節著聞特諡文恪此講讀與清節之例也今遂心理學

秉公衡鑑如楊時喬豈無當於論文之實義乎今執
節淳固達觀性命如楊道賓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
乎臣於時喬雖同鄉而自六年考蒲前歲行取公見
外並未另一通刺接譚臣於道賓不相習僅以班行
內曾識其面深惟此二大臣其介特同其盡瘁同是
關於我國家靈秀所鍾而由于我 皇上作養所成
非臣庸學單詞能罄揄揚且擬訟自有職掌臣刑垣
何以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謚必矣而當表其勤學之
文道賓之謚文必矣而當愬其講讀之功書曰人無

於水監當於民監詩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向來權
奸適引驕吝相仍是願今日幸由舊章伏乞 皇上
天高地厚念二臣遺簪餘履之舊勳日僚仰高希驥
之心勅下吏禮二部詳查二臣行實並賜優卹嘉與
令諡則風之所動者遠而德之所垂者深矣 臣不勝
悚息待命之至

國朝才賢特盛鄉郡後先足稱從祀易名敢再
補牘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洪惟國朝統正百王道隆列聖天啓文明之祚藹藹
鳳麟士爲思皇之英彬彬俊乂則夫從祀易名大典
惟當肖其品而何可限以數乎惟當覈其實而何可
參以私乎我穆廟允言官所請以薛文清從祀我
皇上嘉意斯文以胡居仁陳獻章王文成並祀近併
議補胡陳易名雖然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

臣以前代較之而愈見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如鄭玄與林放蘧瑗盧植輩改祀於鄉然而鄭玄之懿行經學則仍宜祀如顏何與公伯寮秦冉荀况輩既祀復罷然而顏何子淵之族則仍宜祀又擬補祀者唐一人孔穎達宋十七人范仲淹魏了翁李侗羅從彥何基王栢金履祥黃幹輔廣蘇軾孫復文天祥岳飛游酢呂大臨謝良佐胡宏內如李侗羅從彥近日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復有疏請餘可類推乃如武穆名將不應文祀然其恢復精忠兼通左氏何

遂真儒信國善養浩然解脫生死成仁取義毫無媿
負嘉靖元年四川叅政許讚業已疏奏文岳皆可從
祀馬融楊雄皆可斥奪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
言語文字之習此曩時確論不可易也國朝擬補祀
者十二人曹端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
弼鄒守益王良羅欽順羅洪先呂柟自兵部尚書彭
澤兵部侍郎李禎先後疏薦曹端而諸臣往往疏薦
羣賢此亦曩時確論不可易也至于議諡之典萬曆
三十一年欽奉 聖旨三十五年又欽奉 聖旨先

後公論有歸然道旁築合蓋由向歲沈一貫忌沮敖
文禎近歲朱賡忌沮溫純曾同享又李廷機忌沮唐
文獻炳炳仁賢沒有餘光非以諡重實以重諡似此
情狀詎斷謂廷機一日不去則諡典一日不舉媚嫉
正人傾摧忠直殘毒深矣乃於地下之賢猶復不能
忘情此可不爲之拊膺流涕而亟返其相潛之轍以
示不朽之鵠耶臣等據諡冊中如伍文定吳悌魯穆
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與論素定不煩再議其餘
冊中諸賢俱經九卿翰林科道評確及各處撫按開

報而先後諸臣輔牘以彰公是者則有科臣胡忻疏
節義如周天佐浦鉉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
臺品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
賓王之誥劉宗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張養蒙張
元忬勲樹如伍文定毛伯溫則有臺臣史學遷疏諫
南巡死杖下十一員如陸震黃鞏劉校何遵林公
輔余廷瓚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劉珏死貶三
員張英聞黃鞏石天柱忤權瑾六員戴銑牟斌劉蒞
涂禎許天錫周禴死宸濠二員如宋以方馬思聰黃

宏諫 大禮死杖下一一七員如王恩王相裴紹中
毛玉胡瓊張曰韜楊淮胡連張燦申良臧應奎許瑜
俞禎安聖殷承叙張源李可登及一三員如楊慎薛
惠夏文勝死節一員如韓成直諫六員如葉居升陳
祚張寧揚名劉魁劉世隆忤權八員楊瑄李文祥薛
宗鎧馮恩王宗懋徐學詩葉經光馬從謙德業二員
如陶安章溢清節三員如陳遇陳茂烈劉實理學四
員如杜彥良賀欽莊昶曹端則有臺臣黃吉士疏二
十一員理學如曹端賀欽王時槐勲望如張佳胤劉

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
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粲浦鉉劉魁孟陽清介如軒
輓王之誥段民朱鴻謨則又有科臣曾六德疏彭韶
之宜改則又有湖廣撫臣張問達疏耿定向之德業
則又有臺臣左宗郢疏羅汝芳之理學則又有科臣
胡忻臺臣蘇性霖及臣前疏楊時喬楊道賓之清貞
外如省直各有所舉書冊班班可考臣僕未易數矣
臣據謚冊未載一時章奏未備第自臣一郡考之所
為誦法而快服者得十八焉緣臣郡自洪武辛亥開

科至萬曆丁未凡七十六科登第有九百人已蒙

予諡三十一人至希邁矣今考後先應禘者十人披沙見金素爲多也請陳其概大學士解縉西室萬言何羨治安於漢世仁孝一語遂定儲策於當年時稱仙才著作充棟自擬瓊玉德器不盈都御史羅通守居庸關生擒那吉帖木逐懷來虜復保雕鷲龍門將畧兵機瘁勞定國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麗江知府劉子輔效死守城力持數月而食盡捐身抗賊連合一冢而舍生同事知州蒙諡忠節贈官叅政未盡褒揚

巡按福建御史伍驥任巡方而單騎諭賊招降千七
百人征渠魁而率兵搗巢擒斬八百餘級行間賈命
救祠褒忠子復象賢世同廟食贈奉議大夫夔州通
判王禎奮勇以繩祖烈罵賊而被刃斷其喉與視能
報奸雄顯靈而遣馬騮其頸追封錄子既蒙卹恩聞
幽發微當爲定說河南道御史贈太常寺少卿曾翀
劾奸臣江鉉掩玉土之美而附宰執之權同給諫薛
文宗鎧駢首于爰書而就斃於廷杖下穆廟廕足慰
忠魂今時易名尤徵懿德行人尹昌行人羅如墉當

北虜入寇闕振誤君百官謾無憂辱之誼尹昌直前
如墻借在二臣赫有死難之忠翠栢蒼松嚴霜勁節
赤城紫塞傲月歸魂湖廣叅政陳嘉謨由吏兵二垣
以外補世冰淡而追腴深召用頻而肥遯裕窮理盡
性獨窺聖真美月吟風夏出凡品福建按察使胡直
晰理淵玄蘭絲牛毛之學操行精潔泰山北斗之宗
衡齊八篇和而且平求仁諸錄親而更切嗟嗟瞻言
先達灑珠淚而盈懷寤寐芳規感凋零而疾首此
臣
所以肅自簡而揚劬服丹陛而敷陳也抑
臣
猶有請

焉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于雍熙臨難抗節死忠遂
激烈於鼎鑊屬旣殲而心不動嗣奄滅而守不移曩
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似宜兼收並采
惟以勵世維風更有清節崇勲而姓名尚溷于儔伍
未能及時褒進而英雄幾至于銷磨遙聞聲以相慕
目承捷而不見倘各勤心闡發徧使潛德光昭如入
寶山罄採其含輝之玉如聆廣樂欲寫其均天之餘
斯本朝盛事而萬代大觀夫豈異人任哉臣願于旦
暮快覩之也